

續脩清河縣志序

同治十年仲冬由京師歸蜀道出
保陽得見同里王竹堂先生時先
生權篆清河為公事來省垣述下
車諸善政井井有條旋以續脩縣
志屬為序竊惟縣之有志與國之
有史其關係並重也一朝之文獻
非國史無由徵一邑之典型非縣
志無由攷然國史有館歷年以史
官專司其事纂輯易成惟內府所
藏家有其書者蓋尠至若縣志視
國史為尤切而脩縣志則視脩國

史為尤難何者閭閻風氣間有轉
移全賴讀書明理之人維持弗敝
但使城鄉士子各守一編覽疆域
山川沿革建置則思因地制宜覽
田賦風俗學校祠壇則思厚生正
德覽秩官宦蹟選舉人物則思立

二

身行道覽災祥兵紀藝文則思致
用通經安見士習有不端而民風
有不茂哉夫稱先則古在下者不
致誤其趨而挈領提綱在上者不
得辭其責自司牧以教化為迂闊
於是志書一事代遠年湮未見有

為之繼者況地方彫敝代庖者又
作五日京兆之想更不免置若罔
聞雖有陳編往往荒渺難稽吁可
慨也先生老成練達所至有政聲
今涖清河瘠苦之區不數月間毅
然以續脩縣志為己任率紳耆等

三

網羅散佚足補二百年之闕文豈
非能人所難能耶若先生者可以
風已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脩 國史

館纂脩 記名御史銅梁吳鴻

恩謹序於保陽客舍



續修清河縣志敘

⑤

太史公作史記多采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是志者史所本也周禮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修史者必據志則修通志必據郡

四

邑志明矣明代極重志書文淵閣書目收直隸舊志至一百三十四部新志至一百五十部視各布政使志書特為繁備非以近畿之故與書目舊志中載清河圖志二冊新

志僅書名皆無卷數康熙中
邑令盧士傑修志稱初編五
卷後益為十二卷士傑又益
為十八卷攷明正統中楊士
奇題本言文淵閣書皆永樂
十九年取自南京當時清河



已有新舊兩志而盧志稱志
創自嘉靖十三年邑令孟仲
遴更定於萬曆八年邑令向
曰紅殆數典而忘矣然就書
目及盧志所記清河志在明
已四修迺我

朝自康熙十九年重修之後
迄今百九十年制度之更人
物之盛事變之繁竟無續而
紀之者此錢啟文所以有流
官傳舍故籍等弁髦之歎也
比者合肥相國延予修

六

畿輔通志方檄郡縣采訪事
實而權清河縣王君竹堂續
志適成王君任事之勇於是
可見人存政舉聖人之言豈
不信哉王君丐其友問敘於
予予喜夫采摭之有據也為

致而識之同治十有一年正月
元日貴筑黃彭年敘



續修清河縣志序

修志與修史異記善不記惡也續修
與創修異宜詳不宜略也志不可缺
續又焉容緩哉 鏞嘗讀漢史至桓帝
常侍單超等專權擅恣白馬令李公
雲露布上書天子震怒瘐死囹圄魏

八

史司馬氏南闕弒君尚書王公經不
附賊母子含笑受刑每廢書垂泣竊
歎二公生同鄉死同烈非山川之鍾
靈歟何以至今不振也辛未春調權
清河首訪二公祠墓蕩焉無存心傷
久之月餘接見紳耆論及二公事僉

曰古之忠義可悲今之忠義尤可憫
急問其故對云清河縣志始於前明
孟公仲遴終於康熙盧公士傑殆百
九十餘年矣其間忠臣孝子義士仁
入官府之循良紳民之俊又加以咸
豐同治兩次兵燹紳團之陣亡婦女

九

之節烈湮沒者不知凡幾再越數十
年則康熙後之事實草木同腐矣

鏞

曰諸君之言乃守土之責也曷續之
衆唯唯旋奉上檄飭修縣志因延兩
廣文諸孝廉於座曰向者諸君以修
志囑令令今則以修志仰諸君矣續

修而善也其邑之忠孝節義循吏鴻儒
以暨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續
修而未善也其邑之忠孝節義循吏
鴻儒以暨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
辱也傳曰其善志令惟諸公是依衆
唯唯乃開館於經正書院四閱月而

十

志成文必極美事必核實非復舊志
之所得媿也星野之詳疆域所由定
也山川之紀田賦所由明也壇廟衙
署又與典秩文物之交若分途而實
隱相關係也綱舉目張其幽闡乎忠
孝廉節之光其顯明乎禮樂兵農之

大其上表乎科名仕宦之榮其下
備乎屯社村堡之細至於表奏藝
文封建恩命風氣之剛柔燥溼禮
俗之奢儉貞淫前牧令之德教政
治鄉先輩之前言往行無不探蹟
索隱遠紹旁搜即或無可稽考亦

上

必廣詢博訪以求其是雖不敢謂毫
無遺恨後有作者亦不至文獻無徵
矣余於簿領之餘篝燈披閱親加校
勘暇則詣館與諸君子面加商榷今
其志告竣其勞不可忘其人更不可
泯也續修者誰則司訓程君澤清之

勞及大挑知縣郎君鳳來大挑教職
楊君一峯舉人劉君步嶺王君尚寬
也是為序

同治壬申孟夏上澣前刑部主事同
治壬戌

恩科舉人

十一

誥授太僕寺卿補用直隸州調署清
河縣蜀東王鏞竹堂甫撰

王鏞

甫

續修清河縣志序

竊謂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
存往跡表懿行備叅稽昭激
勸非踵事而增華實循名而
責實不容稍有缺間也清邑
之志始於前明嘉靖間續修

十三

不一窳後為康熙靈公士傑
迄今百有九十年矣其間官
吏循良人士翹楚典禮之舉
廢風俗之變更湮沒弗彰者
不知凡幾夫清邑本趙地漢
建王國唐號甘陵宋為貝州

古稱名郡若李雲王經之忠
貞蘇章房景伯之德政皆輝
炳史冊昭入耳目後雖降為
縣治而地仍古地民猶昔民
二百年來豈無異政芳行足
光邑乘者乃使簡斷編殘聽

十四

其汲滅哉蓋為地瘠民貧缺
分清苦城內殘破斥鹵荒涼
典是邑者雖有賢能每謂枳
棘難栖鸞鳳歷任未久輒奮
翮高騫其稍久者又或簿書
鞅掌日不暇給直視此舉為

無益故因陋就簡以至於今
雖士儒有志續纂而非邑侯
領袖之豈能私搦管自為一
家言哉今春竹堂王使君
自南和調蒞茲土清距南和
二百里異政善治往來商賈

十五

共誦之言公懸鑼於門訟者
一擊即出聖堂立為剖決道
路傳聞莫不欣々相告曰吾
清有幸南和之青天王打鑼
來矣及公至果如所聞清
積案勸畊作除奸貪懲豪猾

數月後政平訟理吏畏如日
民愛如春頌聲大作公乃
曰民之欲修祠廟招商賈凡
積久頽廢之靈氣象一新殘
破者以次修整荒涼者漸形
喧闐士紳說服乃同以續志

六

請公曰志可湏臾緩我吾
不以傳舍視也凡事所宜為
民所樂為者諸公欲行之吾
奚辭議既定旋奉憲檄催
修縣志召士紳曰公等欲修
志今且不得修矣於是延

宿儒派采訪備鐫刻工料致
之歆其詳紀之歆其實各從
其類以次增補俾前徽無墜
典型來茲有所則效二百年
之闕文燦然載著興廢舉墜
其果待人而行哉書成付梓
爰述其顛末如斯

七

同治壬申孟夏

欽加六品銜清河縣司訓河
間程澤清序

